**第四回 见首神龙醉道人挥金纵饮 离巢孤雏赵燕儿别母从师**

话说周淳师徒二人进知味楼去用饭，忽然看见一件东西挂在柜房，甚是触目。仔细一

看，原来便是峨嵋山脚下，那个醉道人所用来装酒的红漆葫芦；四面一看，并无那个道人的

踪迹。二人起初以为天下相同之物甚多，也许事出偶然，便坐下叫些酒饭，随意吃酒。后来

周淳越想越觉希奇，便将酒保唤来问道：“你们柜上那个红葫芦，用来装酒，甚是合用，你

们是哪里买的？”那酒保答道：“二位客官要问这个葫芦，并不是我们店里的。在五天前来

了一个穷道人穿得十分褴褛，身上背的就是这个葫芦。他虽然那样穷法。可是酒量极大。每

日到我们店中，一喝起码十斤，不醉不止，一醉就睡，睡醒又喝。起初我们见他那样穷相，

还疑心他是骗酒吃，存心吃完了卖打的。后来见他吃喝之后，并不短少分文，临走还要带这

一大葫芦酒去，每天至少总可卖他五六十斤顶上的大曲酒，他倒成了我们店中的一个好顾

客。他喝醉了就睡，除添酒外，轻易不大说化，酒德甚好，因此我们很恭敬他。今早在我们

这里喝完了酒，照例又带了一大葫芦酒，走去了两三个时辰回来，手上夹了一件俗家的棉

袍，又喝了近一个时辰。这次临走，他说未带钱来，要把这酒葫芦作押头，并且还说不到两

个时辰，就有人来替他还帐。我们因为他这五六天已买了我们二三百斤酒，平时我们一个月

也卖不了这许多，不敢怠慢他，情愿替他记帐，不敢收他东西，他执意不从。他说生平不曾

白受过人的东西，我一时忘了带钱，回来别人送钱，这葫芦算个记号。我们强不过他，只得

暂时留下，客官如喜欢这个葫芦，本店不能代卖，也不知道在哪里买。”

周淳一面听，一面寻思，便对酒保说道：“这位道爷共欠你们多少酒钱？回头一齐算在

我们的帐上如何？”酒保疑心周淳喜欢葫芦，想借此拿去，便道：“这位道爷是我们店里的

老主顾，他也不会欠钱的，客官不用费心吧。”燕儿正要发言，周淳连忙对他使眼色，不让

他说话，知道酒保注意，便说道：“你不要多疑，这位道爷原是我们的朋友，我应该给他会

酒帐的。这葫芦仍交你们保存，不见他本人，不要给别人拿去。”酒保听了周淳之言，方知

错会了意。他本认为穷道爷这笔帐不大稳当，因为人家照顾太多，不好意思不赊给他，又怕

别人将葫芦取走，道人回来讹诈，故尔不肯。今见周淳这样慷慨，自然心愿，便连他师徒二

人的帐算在一起，共二两一钱五分银子。周淳将酒帐开发，又给了一些酒钱，便往燕儿家中

走去。

燕儿正要问那道人的来历，周淳叫他不要多说，只催快走，不大功夫，已到燕儿门首。

燕儿的娘赵老太太，正在门首朝他们来处凝望。燕儿见了他母亲，便舍了周淳，往他娘怀中

扑去。周淳见了这般光景，不觉暗暗点头。赵母扶着燕儿，招呼周淳进去。

他家虽是三间土房，倒也收拾得干净，堂前一架织布机，上面绷着织而未成的布，横头

上搁着一件湖绉棉袍，还有一大包东西，好似包的银子。燕儿便道：“老师你看！这不是你

送与那穷道爷的棉袍么，如何会到了我的家中呀！”赵母便道：“方才来了一位道爷，说是

周先生同燕儿在路上有点耽搁，身上带了许多银子很觉累赘，托他先给带来。老身深知周先

生武艺超群，就是燕儿也颇有一点蛮力，怎么这点东西拿着都嫌累赘，不肯代收。那道爷又

将周先生的棉袍作证，这件棉袍是老身亲手所做，针脚依稀还可辨认，虽然勉强收下，到底

有些怀疑。听那道爷说，先生一会就来，所以便在门口去看，果然不多一会，先生便自来

了。”

周淳听了赵母之言，便将银包打开一看，约有三百余两，还包着一张纸条，写着“醉道

人赠节妇孝子”八个字，写得龙蛇飞舞。

周淳便对燕儿道：“如何？我说天壤间正多异人，你想你我的脚程不为不快，这位道爷

在不多时间往返二百余里，如同儿戏一般，他的武艺高出我们何止十倍，幸喜，峨嵋山下不

曾怠慢了他。”

赵母忙问究竟，周淳便从峨嵋山遇见那道人，直说到酒店还帐止，又把燕儿同走的来意

说明，劝赵母只管把银子收用，决无差错。

赵母道：“寒家虽只燕儿这一点骨血，但是不遇先生，我母子早已冻饿而死，况且他虽

然有点小聪明，不遇明师也是枉然，先生文武全才，肯带他出去历练，再好不过。”

周淳谢了赵母，到了晚间，又去见马湘，嘱咐许多言语。第二天起身往成都，特地先往

酒店中去寻那醉道人，准备结交一个风尘奇士，谁想道人葫芦俱都不在，便寻着了昨天的酒

保，问他下落。那酒保回言：“昨天那道人回来，好象有什么急事一般，进门拿了他那个宝

贝的葫芦便走。我们便对他说客官会他酒帐的事，他说早已知道，你对他说，我们成都见

罢。说完就走，等我赶了出去，已自不见踪影了。”周淳情知醉道人已走，无法寻访，好生

不乐，没奈何只得同了燕儿上路，直往成都。

行了数日，忽然走到一个地方，名叫三叉口。往西南走去，便是上成都的大道：正西一

条小道，也通成都，比大道要近二百多里，只是要经过许多山岭，不大好走。周淳因闻听过

这些山岭中，有许多奇景，一来急于要到成都，二则贪玩山景，便同燕儿往小道走去。行了

半日，已自走入山径。这山名叫云灵山，古树参天，怪石嵯峨，颇多奇景。师徒二人走得有

点口渴，想寻一点泉水喝。恰好路旁有一道小溪，泉水清洁，游鱼可数，便同燕儿下去，取

出带来的木瓢，吸了一些溪泉，随意饮用。此时日已衔山，师徒二人怕错过了宿头，连忙脚

步加紧，往前途走去。

正走之间，忽听一声鹤唳，周淳道：“日前在峨嵋山下时，连听两次鹤唳，今天是第三

次了。”说罢抬头望天，只见天青无云，一些踪影全无。燕儿忽然叫道：“老师，在这里

了！”周淳连忙看时，只见这旁一块大山石上，站着极大的仙鹤，头顶鲜红，浑身雪白，更

无一根杂毛，金睛铁啄，两爪如铜钩一般，足有八九尺高下，正在那里剔毛梳羽。周淳道：

“象这样大的仙鹤，真是少见。”正说之间，忽见山石旁边窜起一条青蛇，有七八尺长。

那鹤见了这蛇，急忙用口来啄。叵测那蛇跑得飞快，仙鹤嘴到时，已自钻入石洞之中，

踪迹不见。铁啄到处，把山石啄得碎石溅起，火星乱飞。那鹤忽然性起，脚嘴同施，连抓带

啄，把方圆六七尺一块山石，啄得粉碎。那蛇见藏身不住，正待向外逃窜，刚伸出头时，便

被那鹤一嘴擒住。那蛇把身子一卷，七八尺长的蛇身，将鹤的双脚紧紧缠住不放。那鹤更不

慌忙，一嘴先将蛇头咬断，再用长嘴从两脚轻轻一理，便将蛇身分作七八十段。那消几啄，

便已吃在肚内。抖抖身上羽毛，一声长叫，望空而去。一晃眼间，便已飞入云中。

这时已是暮色苍茫，暝烟四合。周淳忙催燕儿赶路，走出三里多路，天色向晚，恰好道

旁有一所人家，便上前叩门投宿。叩了半天，才听里面有人答话问道：“你们是哪里来

的？”周淳说明来意，那人道：“我现在已是命在旦夕。此地方万分危险，客官如要投宿，

往西南去五里多路，那里有一座茅庵，住着一位白云大师，你可去求他借宿一宵。他若依

从，还能免掉危险。”说，便不见声息。再打门时，已不见答应。周淳生性好奇，便叫燕儿

等在外面，道：“我不出来，不可轻易走动。”便纵身越墙而过。

这时明月升起，照得院中清澈如画。周淳留神仔细一看，只见院中藤床上卧倒一人，见

周淳进来，便道：“你这人如何不听话，你快走远些，不要近我，于你大有不利。”周淳

道：“四海之内，皆是朋友。你有何苦处，此地有何危险？你何妨说得出来，我也许能够助

你一臂之力，你何必坐以待毙呢！”那人道：“你还不快走！我已中妖毒，近我三尺，便受

传染。我在这里挣命，已经三日，如今腹中讥饿，你如带有干粮，可给些与我。那妖早晚寻

到，我不必说，你也性命难保。你如果能急忙去投白云大师，或者还可以帮我的忙。我的事

儿，你只对他说这个。”那人说到这里，已是身微力弱，奄奄一息。只见那人手臂上有七颗

红痣，鲜明非常。周淳心想：此非善地，便给些干粮与他，随即纵了出来，喊燕儿时，忽然

踪迹不见。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